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 著作单行本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 著作单行本 下载链接1](#)

著者:马克思 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 著作单行本 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这书甚好，物流速度让我惊讶（一天送货到位，还是在正月）

书是正版，很好，物流很快。。

马列主义的书已经买了大部分了，深刻的内容，精美典雅的装帧，值得购买^_^

赶上这次京东阅读节买了一大波马列的书籍，太爽了！

一起买了很多，准备逐本看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系列，人民出版社权威版本，好好看看，还不错。

京东老客户了，书不错，就是包装太简陋了，把书都损坏了！

了解第二共和国的兴衰和第二帝国兴起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地位不是吹出来的

一直想了解下，到手了哈哈。

这是介绍法兰西革命失败经验的，今天看来都很有启发意义

最近迷上马克思主义，要多读经典著作。

质量很好，物流快，值得信赖。买书到京东。。。。。。。

很好不错质量也行

这本书真不错，学习马克思主义，希望京东加油，成为全球化的大公司

好看，正品，印刷得很好，包装严实！！！

经典著作，很喜欢，静下心来慢慢看！！！

经典著作，常读常新，该版本非常好，值得收藏！

正版图书，印刷精细，文字清晰，内容权威，历史真实，包装细致，送货快

图书质量好，物流也好好好

超级棒的一本书！很喜欢！

好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买来学习一下，应该挺不错。

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非常不错的东西！！！

总体上感觉不错，这个价位还行。值得学习

不错，还可以，还是有点东西的，是吧，我觉得还是有点帮助的，多看点总是好的，是不是

都是自己喜欢的书 推荐给大家

大方的排版和包装，内容自然不用说，总之是好书。

帮朋友买的，好书要大家一起分享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

此用户未及时填写评价内容，系统默认好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备，针砭时弊，经典批判。

买了很多书 都很好 自营物流相当给力

书本包装完好，快递给力，内容精彩。

送货很快，东西很好，天气挺热的，送货的师傅辛苦了！

不错挺好的不错挺好的不错

马克思列宁主义依然不会过时

如果看到评论，那么就算是好评了

很方便，第二天上午就到了。

很深刻，很丰富，很内涵

很不错，值得购买！

很好~~~~~

这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呢

马克思经典图书

京东品质值得信赖！物美价廉！

喜欢的话可以买来看看啊啊啊啊

好好，阅读。

春天也是读书天

好书一本。 。 。 。 。 。 。

马克思的这本单行本以往没看过，这应该是前期思想向后期转换途中的一本著作了

妈了个靶子！

有古典之气

还行不错，一会儿看。 。 。 。

经典作品

有点难懂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马克思1818年轻时的马克思年公历5月5日生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现属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祖父洛宾·列维（Rabbin Marc Levy）是一名犹太人律法学家，他的父亲希尔舍·卡尔·马克思，后改名亨利希·马克思（Heinrich Marx）（1817年2月改信基督教路德教派），生于1782年，同荷兰裔犹太女子罕丽·普列斯堡（Henriette Presborck）结婚，生育多名子女，但从一确定继承人的文件中发现，只有卡尔·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非亚、爱米尔、路易莎存活。求学生涯
1830年10月，马克思进入特里尔中学。中学毕业后，进入波恩大学，18岁后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大部分的学习焦点却摆在哲学和历史上。1840年，普鲁士新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迫害自由主义民主人士，要求所有出版物都必须通过严格审查，大学失去学术自由，新国王任命的柏林大学教授F.W.von Shelling将会审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但马克思博士论文里哲学高过神学的立场不可能被反黑格尔的教授所接受，所以马克思将博士论文改寄给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的耶拿大学（

非常好

正品

慢慢看

好书

质感

因为评价的东西太多，所以决定写一篇万能评价贴，如果是这篇帖子出来评价的商品，

说明没有质量问题，物流快递方面也OK，基本四星左右的评分，五星要有超棒的购物体验才会评上，万能贴评价的属于中规中矩的吧。京东自营还是值得信赖的。

很方便，最新的版本

好

不错

排版、装帧很棒，配有不少插图，很喜欢。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学习。希望人民出版社多出单行本。

也有称为法兰西革命史，影响近代意识形态的革命，书虽然不厚，但是内容很好，翻译的很好理解

还可以，不错的印刷和质量

这种单行本很好看，讨厌太厚的书，单行本在手里比全集舒服多了

可惜现在没多少人相信马列主义了

这本书的构想是怎么来的？我们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很多人士要利用所谓“友情的压力”（政治用语），来说服我们考虑这件事？在我们两个之间，我擅自决定写下

这个前言，只是为了方便，免得要费很大的力气，来探讨我们这一共同兴趣的话题背后极端不同的动机。事实上，我们两个人面对相同问题时，不同思考模式所引起的复杂性，也正是这本书的对话想渐渐厘清的。

在此说明对话中所要讨论的事情是多余的。需要的是简单形容一下创造这火花的两个生命和心灵。

我的儿子马修·理查德（Matthieu Ricard）生于一九四六年。从杨生·德赛理中学毕业之后，以极优秀成绩进入大学并进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终于在一九七二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口试委员会主席是杰出的诺贝尔生物奖得主法兰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马修曾在巴斯特学院从事多年的研究，正是在雅各布的研究小组中。而就在这个时刻，马修突然向他的老板和我宣布他决定放弃科学研究，要移居亚洲，跟随着藏传佛法的老师们学习。我们听了这个决定极为震惊，这是一种生命的完全转变，而这条道路也促使他日后成为一位佛教的僧侣。

至于我个人，我在大学主要研究的是文学和哲学，教了很多年的哲学，在一九六三年离开了学术界，全力投入作家和报社编辑的新事业中。但是我一直没有失去对哲学的热忱，这一点可以在我的许多著作中看出来。与许多哲学家不同，我一直对科学的演化有高度的兴趣，于是马修成为一流的科学家是很令我得意的事，因此眼见着他突然之间要结束一个前途无量的事业，令人极度失望。再者，身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无法对佛法太重视。这并不表示我反对它，因为佛教有一种既纯净又直接的方法，让它在众多宗教之中，在某些最严格的西方哲学家心目中，享有一份尊敬。

虽然当时我对马修的决定颇为不安，但从来没有跟他闹翻，也没有与他交恶。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是因为最近许多法国媒体报道说我们父子二十年没有见面，而现在计划一起写一本书，是要重建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完全错误的报道。事实上，这些年来，虽然大家距离很远，我们一直都有见面。早在一九七三年我就到了印度大吉岭去看他，那时他住在他第一位心灵导师康居仁波切那里。后来我还到过不丹和尼泊尔去看他。唯一会让我们的父子关系罩上乌云的，只有亚洲的梅雨季。时间过去了，马修有更多的机会到欧洲旅行，那是因为佛法渐渐传向西方的关系，他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

想不到佛法如此广泛地散布到西方。这种现象也促使我们希望展开一个关于“佛法和西方”的对谈。原本打算对谈名称就用“佛法和西方”，直到我们的出版者尼可儿·拉特想到一个更好的名字——《僧侣与哲学家》。

到底什么是佛法？这是一个全面的问题，提供答案是马修在这本书中的主要责任。为什么在今日的西方世界中，佛教可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好奇，吸引大批的信徒？关于这一点，我的责任是要提出一些假设。是不是因为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以及西方政治近来一些令人失望的改变，才导致这样的结果？不用多说，我们对谈的特殊价值，在于内容并不是一位西方哲学家和一位东方智者之间的对谈，而是一位西方哲学家和一位在东方受过训练的西方僧侣之间的对谈，而这位僧侣曾经是一位科学家，以他个人的身份，就足以让他在最高的层面，做这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确实，在某一方面，马修用了他自己习惯的科学态度面对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二十年来他努力保存和出版最基础的藏传佛法经文，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同时把这些翻译成法文和英文。

长久以来，西方对佛教心存一种刻板的形象：佛教是一种“被动”和“无为”的智慧；

“涅槃”被定义为一种向内转的停止活动，根本不去在乎社会和社区的一切运作。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像大部分的西方哲学一样，佛教也有它人文、社会和政治的层面。

简而言之，以上就是促使马修和我面对面，探讨彼此所好奇的一切事情，最主要的动机和状况。目的是要凸显出我们的相同之处，同时不去隐瞒相异之处。我们于1996年5月相约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山上，一个叫哈堤班的宁静地方，进行了以下的对话。

还没看，但是看到这套书很高兴

一、1889年1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都灵街头抱住了一匹被鞭打的驽马痛哭。很显然，这一行径并没有让他受到动物保护组织的拥护爱戴，他因此被送进了巴塞尔的一间精神病院——尽管瑞士寒冷潮湿的冬天曾让他抱怨不已。

在此之前七年，1882，这一年度可能最值得尼采本人铭记的是他生平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失恋，对象是作家、行为艺术家莎乐美（现在的脱衣舞娘还被人称作莎乐美舞者）。但是很多年后，更多人关心的是他在《快乐的哲学》里试图传达的信息，包括那句著名的“上帝死了”。

就像现在说起超人，大家想起的都是那个内裤外穿的氪星人一样，这句话里的上帝，也会被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误读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在这个层面上，尼采可能和爱因斯坦一样伟大——没人理解他们，但他们就是这么出名，名气大得足以气死芙蓉姐姐这样的解构主义艺术家。

然而被误读的尴尬状况不代表尼采对世俗生活没有影响，相反，二十世纪的历史的推进却让人们在回首尼采时发现他那些意义不明的文字原来可以得到神棍诺查丹玛斯式的解读——两次战争摧毁了人们对文明的信心，迷惘的一代的作家，包括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可以看出，已经开始不由自主地走上了尼采怀疑文明、怀疑理性的老路。

之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又驱使着战后一代出生的青年自觉地抵制一切准则。在引领6、70年代混乱的事物当中，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嚎叫》（Howl）可被看做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的脚注，披头士（The

Beatles）的列侬（John Lennon）早期的纳粹倾向则是拜读了《善恶的彼岸》（Jenseit s von Gut und Böse. Vorspiel 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所致。对这个LSD、迷幻摇滚、嬉皮士横行年代的到来，尼采在此之前80年的，关于理性和信仰的批判功不可没，却无人想起。

尼采的名字在二战之后再次被人提起，恐怕要归功于超人哲学的流行。伴随着好莱坞的娱乐化解读，超人变成了那个在电话间换装然后拯救地球的普通白领。但是既然连凯鲁亚克（Jack Kerouac）都开始潜心禅学，那么当年热衷嗑药飙车的小混混也只能纷纷打好领带走进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为老婆的LV和孩子的学费埋单。这时的人们依旧怀疑理性，然而社会生活依旧需要道德和准则去维持。

这就是为什么，尼采被誉为西方世界的命运缩影。出生在牧师家庭，接受着柏拉图主义的世界观和基督教道德的影响与约束；早期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影响，开始以悲悯的目光注视人类的命运；随后便大刀阔斧，清空了社会赖以维系的所有价值观和预言，沉沦于迷惘而不可自拔；最后，伴随着对一切规则的不信任，走向了癫狂的苟存，而人类的前途却依旧如悬崖索桥上的可怜生物一样未知。三、

或许中国人很难感受到“上帝死了”这句话的重量。在几千年的文化当中，从始至终，中国人似乎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神祇，相反，宗教更仿佛是一种聚合人心的工具，却从来没得到过真正掌握话语权的阶层的信任。“子不语”就很明显地表明了知识分子对鬼神的态度——知之不详，不如敬而远之。而诸如各种关于“天”的说法，例如“奉天承运”或者“老天有眼”，实际上就像朱熹所言，“天”、“帝”、“道”、“理”都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都是不具有人格色彩的客观规律集合。

因此，无论死掉的是上帝还是安拉，神性坍塌并不是值得中国人恐慌的事实。然而精神上无法摧垮的自大却会因为肉体的屈辱而转变，乾隆会因为马嘎尔尼不愿屈膝而震怒，慈禧们却只能面向倨傲的使节奴颜媚好。技术的差异让思想的优劣似乎有了定论，于是在引进强权话语的技术、制度的同时，中国人的思想也不得不随之进行着痛苦的转变，原有的价值观、道德准则都接受着通盘的冲击，理性将语焉不详的国学排挤到了书斋和博物馆，进而开始引导世俗生活的各个角落。

然而理性文明的建立是需要建立在有所畏惧的事物之上的，人文主义将人的自私解放，然而没有相匹敌的事物与之制衡，功利主义甚至是赤裸的自利就成为了必然。就像接受了上帝死亡的欧洲大陆，只需要少部分发现了利用崇高的名义并不至于立即招致恶果的人稍作煽动，两次大战便可以搭上半个地球的生命。

在中国，亦属同理。在拥有信仰的人们奋斗的同时，也总有很多的人们将信仰当作了工具。这样的冲突，在社会矛盾激化，国家危机重重的时刻，可能更容易得到答案。就像深受尼采影响的鲁迅，即使生平为人拥有如何多的污点，但是单凭着其行为动机不受私利的驱使，他便理应受到经久不息的爱戴。然而，一旦进入一个稳定时期，对于理想的需求便变得没那么迫切了。在结束战争状态的前四十年，全国民众都逐步成为了偶像崇拜的牺牲品，但是在今天对那些曾经的奴役者，对他们的好评甚至是怀念，依旧受到多数人的认可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 著作单行本 下载链接1](#)

书评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 · 著作单行本 下载链接1](#)